

徐玲◎著

等你在

倾注亲情的真爱创作 深入童心的美文经典
DENGNI ZAI QIANLI ZHI WAI

千里之外

我的爱

亲情小说

系列

家的距离，在地图上只不过一拃，比一支铅笔还短点儿；家的距离，在我心里只是一个念想，想一想就能到达。

徐玲



书院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我的爱·

亲情小说

系列

等你在千里之外

徐玲◎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我和我的江南书院

徐玲

小时候，老师告诉我，我们生活的地方叫作江南，长江的江，南方的南，江南是个美丽的地方。长大后，我告诉我的学生，我们生活的地方叫作江南，长江的江，南方的南，江南是个幸福的地方。

在我还扎着两条辫子，学生们都叫我姐姐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故事了。我书房的北窗正对着浩浩长江，每晚看着江边码头亮如白昼的灯火，听着江轮的长鸣，闻着清爽的江风，我的思绪就会带着我飞起来，飞到很多很多孩子的心里和梦里。十多年过去了，我写的书超过了50本，还有更多的书在我的脑海里排着队，争着要出来和孩子们交朋友。我小小的书房早已无法容下我那些漂亮的书，于是我就给她们建造了一个美丽的大院子，这个大院子就是我的“江南书院”。



回家的路

《等你在千里之外》主题诗歌

徐玲

老师说
写完最后一份试卷
带上分数
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爸爸说
干完最后一趟活儿
带上钱
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妈妈说
快回家来吧
不管考了多少分
回来就好

奶奶说
快回家来吧

不管有没有挣钱
回来就好

家在哪儿
年就在哪儿
一家人所有的分离
就为过年快乐的相聚

回家过年
是一个谁都不可以错过的约定
平时 再苦也能坚持
过年 再难也要回家

可是回家的路好长好长 好远好远
呼哧呼哧 火车要开上一天一夜
嘿咻嘿咻 汽车再跑上一百多公里
家还躲在山坳里

冰雪封路 挡不住回家的脚步
回家的热乎劲儿

灌得人心窝滚烫滚烫

一路颠簸就算是跌倒 也要面朝家的方向

妈妈

昨夜电话这头

我听见了老家风儿刮过泡花树丛的声响

闻到了奶奶蒸的年糕厚嘟嘟的香味

再想想 其实也不远啊

家的距离

在地图上 只不过一拃

比一支铅笔还短点儿

家的距离

在我心里 只是一个念想

想一想就能到达



目录

dengji
zai qianzhimwai

- 12月26日 我回不了家了 ·1
- 12月27日 遭遇小偷 ·13
- 12月28日 青海高原一株柳 ·28
- 12月29日 意料之外的礼物 ·40
- 12月30日 爸爸的电动车没长嘴巴 ·51
- 12月31日 我的好兄弟 ·62
- 1月1日 年货街上的巧遇 ·76
- 1月2日 小米粒遭罪 ·88
- 1月3日 和神秘嘉宾一起聊天 ·99
- 1月4日 城市诱惑我们留下 ·111
- 1月5日 出了点儿意外状况 ·123

1月6日	我的战场	·134
1月7日	误会解除	·147
1月8日	希望又一次落空	·159
1月9日	和老家失去联系	·170
1月10日	一个坏消息	·182
1月11日	突发状况	·195
1月12日	我还回得去吗	·207
1月13日	换一种方式团聚	·219
1月14日	能走的都走了	·231
1月15日	再不回家就晚啦	·243
1月16日	我们等你	·254
附 录	徐玲作品出版年表	·264
	徐玲作品重点奖项	·266
	徐玲纪事	·268
	徐玲公益书屋	·270

12月26日

· 我回不了家了

冬至一过，开始进入数九寒天，一九，二九，三九，一共二十七天，是一年中最冷最冷的日子。

这是爸爸说的。

我不管什么冬至不冬至，想知道数九寒天有没有到来，只要看我的手。当我手指的指背冒出一两个细小的硬块，就意味着冬至近了；当那些硬块逐渐变多变大变红变得边界不清，冬至就到了；当这些边界不清的扁平状硬块逐渐发紫发软破皮流出鼻涕样汁水，便是三九严寒了。长过冻疮的人都知道，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指背和手背变得坑坑洼洼，每天夜里奇痒无比，挠又挠不得，治又治不好，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情。痛苦到什么程度呢？我记得去年冬天，大雪落满香樟树的时候，我在枫桥上站了很久，望着桥下寒水里被冰块锁

住的货船发呆，那泛白的甲板，在犀利的寒风里闪着刀剑一般的冷光，看久了，不由得想象自己“啪”的一声栽下去的情景。

是的，那时候我多想逃避。

因为我没有一点儿盼头。那时候爸爸跟我说，过年我们不回老家。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要节约路费给奶奶看病。从我们暂住的这座苏南城市到贵州老家，两个人一来一回的路费再怎么节省也要一千好几百。忍一忍，钱就留下了。

省路费跟省面包费省牛奶费是一样的，忍一忍，钱就还是你的，若是你没忍得住，钱就归别人了。但是省路费跟省面包费牛奶费又不一样，面包可以不吃，牛奶可以不喝，不吃不喝心里也不会有遗憾，但是回家的路怎能不走啊？面包费和牛奶费如果省下了，会高兴会得意会自以为很了不起，但是省下路费，又算什么英雄好汉？

除夕夜，房东爷爷一家聚在客厅里收看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爸爸在屋里就着冰冷的花生米自己跟自己干杯，那是五块钱一瓶的烈酒，喝得他脸红脖子粗，嘴巴里一个劲儿叨念着什么。我坐在北窗下的床铺上缝补袜子。家里的袜子，每一只都破了洞，补补还能穿。这针线活我当然做不像，不是缝得疙疙瘩瘩丑陋不堪，就是扎了自己的手指，弄得自己

哇哇叫。那时候我就想，在离我 2100 公里外的地方，在静静的山谷里，在那间全世界最温暖的房子里，亲爱的奶奶和妈妈一定面对面坐着，谈论着我，谈论着爸爸，眼眶里蓄满思念的泪水。

这就是现实生活。哪怕是除夕，我们四个人也就这样生生地分离着。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种痛。我断定壁虎在被切断尾巴的瞬间，也一定是这样的一种痛法。

所以我讨厌我长满冻疮的手，一如讨厌写满离愁别绪的春节。

但是今年好了，爸爸很早就跟我说——

这个年，我们要回老家过。

回家，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词语，可对我来说，它熠熠生辉、温暖无比、奢华至极！

我已经无数次翻过日历，这一个春节特别早，是 1 月 23 日。离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昨天是星期天，也是 12 月 25 日，传说中的圣诞节。昨晚我洗脚的时候，展若怀哇啦哇啦吼着《铃儿响叮当》推开我家的门，把一块雪白的三角形蛋糕递到我鼻子尖上，那颗鲜红的草莓，斜着身子调皮地陷在奶油里，一副等人来吃等

久了要睡下去的模样。我“啊呜”一口吞了它，有点儿冷，但那股水灵灵的甜酸劲儿，到现在都留在我口腔里。

展若怀是房东爷爷的独苗儿子的独苗孙子，虽然是我的同龄人，却已经上中学了。这个长相白净身材高挑的本地人，从三年前认识我的那一天起，就没有把我当过外人。一开始我担心他看不起我，不愿意跟他掏心窝子相处，后来接触多了，感觉他是那么热情和善良，也就交心了。

事实上，就算他看不起我，对我爱理不理，我也不会跟他生气。毕竟他是本地人，我是外地人；他是房东，我是租客；他长得帅气，我长得低调；他是中学生，我在小学毕业班；他每天喝牛奶吃牛排，我每天喝稀饭嚼咸菜；他出门坐他爸爸的大别克，我出门挤我爸爸的小电驴……我们有着天壤之别。

当然，我允许他看不起我，并不意味着我为自己的生活深感自卑。如果说三年前刚刚接触这个城市，看到这光怪陆离的世界，再联想到自己的老家，我的确有那么点儿自卑的话，那么现在，12岁的我已经完全能够正视自己的处境，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已经锤炼出了良好的心态。

贫穷和富贵，不足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幸福。

幸福是什么？很简单，幸福就是当你一觉睡醒，闻到了

爸爸熬的大米粥的清香；幸福就是当你出门的时候，总有那么一条路就趴在你脚下，正等着送你去往你想要到达的地方；幸福就是学校的下课铃音正好是你喜欢的歌曲；幸福就是你抬眼去看老师的时候发现她正好也在看你；幸福就是你的橡皮不见了同桌说“用我的吧”；幸福就是午饭的餐盘子里卧着金黄色的炸鸡腿，正心甘情愿等待你去品味；幸福就是有人把带到学校的巧克力与你分享；幸福就是英语单词默写全对不用订正；幸福就是放学回家有那么一两个人做伴；幸福就是写完作业可以看会儿电视；幸福就是看见爸爸的饭量越来越大……

但这些还不算最大的幸福。

最大的幸福，是每天跟亲人在一起。所以，如果非要指出本地孩子有什么值得我羡慕的地方，我想说，他们每天跟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在一起，是我最羡慕的。

对我来说，只有等到回家过年，一家人才会团聚。可对本地孩子来说，他们每天都在过年。

越是不容易得到，就越倍感珍惜。

我是那么热切地盼望着春节的到来。我和妈妈、奶奶已经整整两年没有见面了。

这里的冬天冷得要命，气温不是很低，也就零下三四

度，却阴冷阴冷，冷到骨子里，冷到血液里，无孔不入，室内都没有暖气，冷的感觉躲也躲不掉。在我们班上，每年冬天有一半的人会长冻疮。很多人都说讨厌冬天。我也不喜欢冬天，但又不得不盼望。因为冬天一到，就意味着快过年了。

因此尽管冬天会使我的手长满冻疮，我却依然盼望它、热爱它。

这几天爸爸每天都对我说，等他拿了奖金，等我参加完期末考试，我们就立马回家。

回家，这个振奋人心的词语回旋在我耳际脑海，深深挑动着我的每一根神经，让我兴奋，让我幸福，让我觉得这座城市的气温哪怕降到零下十度，都是美好的。尽管我手背上的冻疮已经渐入惨状。

今天是星期一，从家门口出来的时候，我撞见房东爷爷从菜场回来，他买了一条比我手臂还粗的年糕，说要把它切成一片一片，放在饭锅上蒸着吃。

这里的人太奢侈，还没到过年，就已经开始享用过年的食物了。

接着走，拐入长江中路，经过美凯大酒店，看见酒店门口的大型停车场照例停满了车子，清一色的轿车，黑色的居

多。我听展若怀说过，住这样的酒店，一个晚上最起码要花四百多块钱。这相当于我们一个月的房租。

顺便说一下，我和爸爸租住的房子是展若怀家楼下的汽车库，坐北朝南，29个平米。那幢青灰色的公寓楼有七层高，底楼全是汽车库，基本上都用来出租给我们这些外地人。而房东们的汽车，都很有秩序地停在过道两边。

爸爸说，这里的人过日子精明，宁可让自己的汽车停在外面遭罪，也要把汽车库租出去挣点儿零花钱。我却认为这里的房东出租汽车库不仅仅是为了挣钱，也为了使我们有个体物美的临时的家。谁都知道，如果没有人愿意把汽车库出租给我们住，我们就只好去租公寓房，那起码得贵上好几百。

所以我对房东们心存感激，甚至是敬畏。我总是害怕他们哪天跑来赶我们走，要我们离开他们的汽车库，去租昂贵的公寓房。

幸好这件事情一直都没有发生。

接着往前走，便要经过邮局了。那个大大的绿邮筒，脑袋方方正正，乖乖立在邮局门口，每天看着我上学放学，像我的朋友。我知道它也是大家的朋友。它兢兢业业守候在这里，只为把人们对远方亲人和朋友的思念与祝福传递出去。

今天，这个朋友变得很特别，因为它的头顶上，居然有一个什么红色的东西。

走近了才发现，那是一顶圣诞帽。鲜红的帽身，洁白的帽檐，帽子顶端还缀着一个圆溜溜的小绒球。哦，昨天是圣诞节！是谁把这顶圣诞帽戴在邮筒脑袋上的？一定是它的朋友。

“圣诞快乐。”我拍拍邮筒冰冷的后背，然后把圣诞帽拿



起来，重新给它戴戴好。为了防止帽子被风吹走，我还从花坛里捡了泥块，压在帽檐上。

“我就要回家过年了。”我对这个邮筒说，“等日子定下来，就能去买火车票了。坐火车你知道吗？嘿咻——嘿咻——火车里塞满了人，开起来很费劲儿，但还是开得很快，不管回家的路有多远，火车都能够把你送到。对了，你肚子里那些信件，有的也是坐火车送出去的……”

我还想说点儿什么，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嘿，王买松，发什么呆啊？”

话音未落，便见一只大大的手一把将邮筒脑袋上的圣诞帽掳走。

“不许拿！”我转身去抢，把帽子拿回来重新给邮筒戴上。

“你有病啊？”张银出言不逊，还朝我翻眼皮。

我搓搓手，掂一下后背沉甸甸的书包，迈开大步朝学校走。

张银从后面追上来：“王买松，昨晚我爷爷来电话了，要和爸爸妈妈回家过年。咳，我爸爸妈妈意见不统一。爸爸说回家，妈妈说回家。你不知道，这阵子临近年关，我们家生意好得你不敢相信！城里人真是令人捉摸不透，住着好